

蒙古語祈使語氣形態系統與元明漢語祈使語氣詞演變

晁 瑞

淮陰師範學院

提要

唐宋漢語有兩個語氣詞“著”“者”，前者來源於體標記“著”，後者來源於句尾傳信語氣詞。中世紀蒙古語祈使句有複雜的形態標記，除了祈使語氣，還要照顧句子的一致關係，如人稱、數。翻譯為漢語，則“者”僅表祈使語氣。又由於元代“著”翻譯並列副動詞詞尾，“者”合併了“著”原來的功能。“咱”表祈使語氣，始與蒙古語祈使句第一人稱複數祈使標記有關，後被同義功能詞“者”同化。明代以後漢語重新恢復“著”與“者”的區分。

關鍵詞

祈使句，祈使語氣，形態，語言接觸

1. 引言

“者”“咱”是元代比較常見的兩個祈使語氣詞，而之前唐宋祈使語氣為“著”“者”。“者”“咱”“著”三者是否為同一詞，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呂叔湘（1984 [1941]）認為唐宋表祈使語氣的“著”與元代“者”“咱”是同一個詞的異體字；但同時指出“者”僅用於公文語體。吳福祥（1996: 337）將“著”的用法分作兩類：第一類表示命令、勸勉語氣，第二類表示確定語氣，並認為第二類用法源於表持續義的助動詞“著”，但沒有詳細論證，也沒有言及兩類用法是否有不同來源。邢向東（2004）稱“著”為祈使語氣詞，並認為來源於持續義動態助詞，同樣沒有詳細討論。李小軍、曹躍香（2011）認為祈使語氣詞“著”來源於動態助詞持續義“著”，在未然語境中，與聽話人有關的行為動作在說話時還沒有發生，這時“著”持續義弱化，並最終演變為語氣詞。那麼語氣詞“著”兩類用法是否有不同來源，這些文章均未提及。如果語氣詞“著”是一個意義單一的功能詞，它的基本用法到底是祈使語氣還是確定語氣？至於“者”表祈使語氣的來源，李小軍（2012）提出上古提頓語氣“者”到唐宋發展為祈使語氣，但沒有詳細論證。該說法值得懷疑，因為“者”前一功能總位於句中，後一語義總位於句末，兩者語法位置差異較大，因此還有必要再次討論祈使語氣“者”的來源。

祖生利（2002）發現“者”用來翻譯蒙古語的祈使語氣。元代“者”“咱”兩個祈使語氣詞表達功能上有差異，李崇興、祖生利、丁勇（2009: 15）認為“咱”比“者”

來得謙遜。若兩者非一詞，那麼祈使語氣“咱”來源於何處，是否與中世紀蒙古語有關也需要討論。

2. 漢語“著”、“者”的分工與來源

呂叔湘（1984 [1941]）說“一般告語，則宋人參用‘者’‘著’二字，而以‘著’為多；金元‘者’字轉勝，又別增‘咱’字。”要確定“著”“者”“咱”三個字形是否為同一個詞，首先要確定兩類用法的“著”能否合併，然後再考慮三個詞的語體分佈、功能分佈。

2.1. 語氣詞“著”的基本語法功能

呂叔湘（1984 [1941]）考察了唐至宋元時代的“著”發現，“著”不僅用於祈使句，還見於陳述句。吳福祥（1996: 337）觀點實際與呂先生一致。一直到明代語氣詞“著”仍可見於多種句類，以下是《金瓶梅詞話》例句：

- (1) 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鐘酒著。我吃了這一日了，吃不的了。”（第五十二回）

這一例是祈使句，用於第二人稱，希望對方做某事。

- (2) 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唱一套兒且與我聽聽著。（第四十五回）

這一例是祈使句，用於第二人稱，希望不在場的第三人稱做某事。

- (3) 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硬氣，有時道著！（第十一回）

這一例是感歎句，說話人雪娥認為潘金蓮和春梅在整個家庭中的地位一下子上升這麼高，真是沒有世道不公平了。語氣詞“著”表示說話人的確定語氣。

- (4) 當時孟玉樓若嫁得個癡蠢之人，不如經濟，經濟便下得這個鍬鏟著。如今嫁個李衙內，有前程，又是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勾你做甚？（第九十二回）

這一例是陳述句，說話人即作者認為陳經濟不應該打孟玉樓的算盤。語氣詞“著”也表示說話人的確定語氣。

呂叔湘（1984 [1941]）將“著”的語法意義概括為：“宣達發言者之意志，而尤以加諸彼方，以影響其行為。”這話的意思是“著”的基本用法為“表達確定語氣”。我們認為由於該詞恰巧多見於祈使句，就被看作祈使語氣詞，實際上這是該詞具體的語境義而已。

一個詞不同的義位會有不同的發展道路，功能詞亦是如此。因此考察虛詞“著”的語法化鏈條，應該對認定“著”語氣功能也有幫助。

- (5) 暫且往他家裏住下，夜間深了著，再走不遲。（《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
 (6) 我算記妥著，我也待去哩！（《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六回）

例（5）“著”可以理解為時間助詞“以後”。將時間小句的“夜間深了著”看作省略主語和謂詞“你等”，即完整的小句是“你等夜間深了著”，則“著”表示祈使語氣。例（6）可以看作時間助詞“以後”，如果不著眼於兩個事件之間的時間先後關係，則“著”表示確定語氣。如此說來，應該將命令語氣與確定語氣的“著”合併為一，這個語氣詞可以進一步語法化為時間助詞。這兩個例句中的時間助詞“著”不需要被解釋為來自不同的語氣詞“著”。

這樣李小軍、曹躍香（2011）認為祈使語氣詞“著”來源於動態助詞持續義“著”，結論仍可成立，準確的說法應為：確定語氣詞“著”在祈使句裏顯示祈使意義，是持續義動態助詞“著”進一步語法化的結果。

2.2. 語氣詞“者”的語法功能及來源

呂叔湘（1984 [1941]）認為唐宋時代的程式化語言（公文）確定語氣多使用“者”。清人劉淇（2004: 164）認為這類“者”來源於上古漢語的句尾傳信語氣詞“者”，¹如：

- (7)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論語·憲問》）
 (8)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左傳·隱公五年》）
 (9) 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史記·商君列傳》）
 (10) 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左傳·定公八年》）

¹ 例（7）、（8）轉引自劉淇（2004）。

例(7) 陳桓弑其國君，孔子告訴魯哀公，哀公讓他告知三卿大夫。例(8) 魯隱公想去觀看捕魚，臧僖伯認為這不是國家大事。例(9) 秦惠王警告臣民不要像商鞅一樣謀反。例(10) “者”加強疑問語氣，有想知道確切消息的意味。無論在陳述句末尾還是感歎句、疑問句末尾，都表示說話人的確定語氣。這一意義被後代公文語體繼承，表示曉諭對方，告誡對方做或者不做某事，如：

- (11) 右奉敕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
- (12) 前件外國僧並仰安存，不得發遣者。(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

例(11) 命令大臣上奏變鹽法利害。例(12) 警告不能派遣外國僧侶。

因此唐宋時期見於口語的語氣詞“著”，來源於體標記“著”；見於公文的語氣詞“者”，來源於上古句尾傳信語氣詞“者”。兩者見於不同語體，用法不相混淆，口語裏的“著”表示說話人的意志，是確定語氣詞；文言語體的“者”表示上級對下級的指示，是曉諭語氣。

漢語“咱”是一個人稱代詞，為何出現在祈使句末尾，漢語本身的語言事實比較難以解釋。余志鴻較早關注蒙漢語言接觸問題，他(余志鴻 2003)發現語氣詞“咱”對應蒙古語的祈使標記 -ya/-ye，“者”對應的祈使標記則非常複雜，該文還將“者”追溯到蒙古語陳述句確定語氣“je”上，則偏離了祈使句這個論述中心。且該文未使用拉丁文轉寫成果，因此無法清晰描寫元代漢語祈使語氣詞“咱”“者”與中世紀蒙古語祈使語法標記之間的關係。元代漢語祈使語氣詞與前代格局不一樣，到底受了蒙古語哪方面的影響仍沒有說清楚。

3. 中世紀蒙古語祈使語氣表達方式

“祈使句的作用主要是要求(包括命令、希望、懇求等)聽話人做或者不做某事”(袁毓林 1993: 7)。作為一種語法格式，需要具備外在形式特徵和內在語義特徵。小澤重男(1993: 79)梳理了中世紀蒙古語祈使語氣系統，未歸納每一類語法詞尾語義功能。我們在統計《秘史》全文祈使句的基礎上，將中世紀蒙古語祈使句形態功能²總結如下。

² 本文使用拉丁文轉寫採用小澤重男(Ozawa Shigeo)成果，例句後面的數位為節數，總譯字樣為明代翻譯。詞根切分依據小澤重男(1993)著作所附詞典。由於蒙古語詞根附帶語法詞尾，需保持音節 CVCV 結構，有些詞根要增加元音，再附帶詞尾；有些詞根與詞尾有共同元音，連接則省略其一；以 -n 結尾的詞根，還可能增加輔音與詞尾相連。本文的切分一律率先保證詞根完整。複數形式不方便切分時則不予處理。

3.1. 第一人稱意願式

3.1.1. 單數及複數排除式 -sü/-su

此類標記《秘史》一共 102 例，能確定用於複數的僅 5 例，句子代詞全部為第一人稱排除式複數 *ba*，這些語境中說話者將自己一方看作單一的整體。

A. 用於第一人稱單數，表示說話人的主觀願望，相當於漢語“我想……”“我要……”“我願意……”，如：

- (13) *edö'e bi Qitad iregen-dür morila-su.* (271)
 如今 1 單 契丹 百姓 - 與位格 出征 - 第一人稱意願式
 (如今我想去征服契丹。)

B. 用於第一人稱單數，與否定詞連用，表示主動制止義，相當於漢語“我不讓……”。

- (14) *tenggiligetei tergen-i terge'ür de'ere bü te'üre-'ül-sü.* (124)
 車軸的 車子 - 賓格 道路 上面 否定詞 壞 - 使動態 - 第一人稱意願式
 (我不讓有車軸的車子壞在路上。)

C. 用於第一人稱單數，表示說話人的宣誓，如：

- (15) *edö'e kö'ü-ben üje-jü mau'ui sedki-'esu*
 如今 兒子 - 反身領屬 看 - 並列副動詞 惡的 想 - 假設副動詞
ene metü čisu-ban gar-ga-gda-su. (178)
 近指代詞 相似 血 - 反身領屬 出 - 使動態 - 被動態 - 第一人稱意願式
 (今後若對兒子再生惡意，就和我這血一樣被人刺出！)

D. 用於第一人稱排除式，表示說話者（複數）將自己一方看作單一整體，表達主觀願望，如：

- (16) *Činggis qa'an-u emün-e ba Uru'ud Mangcud*
 成吉思 可汗 - 屬格 前面 1 複 族名 族名
manglailan qadqu-ldu-su. (171)
 先鋒 殺 - 互動態 - 第一人稱意願式
 (為了成吉思汗，我兀魯兀惕、忙忽惕人願意打頭陣。)

E. 表示心理活動，如：

- (17) nere ügei ker ükü-gde-küi gar-su
 名字 無 怎麼 死 - 被動態 - 形動詞將來時 出去 - 第一人稱意願式
 ke'e-jü…… (80)
 說 - 並列副動詞
 (成吉思汗想：怎麼能無名而死，我想出去。)

由於該形式既出現於對話語境中，也出現於純粹的心理活動描寫場景中，如本例。因此需排除掉不存在潛在受話人的例子，才算真正的祈使句。

3.1.2. 單數及複數排除式 -sügei/-sugai

表示說話者強烈的主觀願望，帶有濃重情緒色彩，既可以用於第一人稱單數，如例 (18)；也可以用於第一人稱複數排除式，如例 (19)：

- (18) čimada gar-da-'asu heregei-yen
 2 單 · 與位格 勝出 - 被動態 - 假設副動詞 大拇指 - 反身領屬
 hoctol-jü o'or-sugai. (254)
 割斷 - 並列副動詞 丟棄 - 第一人稱意願式
 (若被你所勝，就把我的大拇指割下扔掉！)

- (19) te'ün-dür ba ayala-sugai keye-n öči-'esü…… (260)
 那 - 與位格 1 複 征戰 - 第一人稱意願式 說 - 聯合副動詞 奏請 - 假設副動詞
 ((護衛晃孩、晃塔合兒、搠兒馬罕三人) 奏請說：請派我們征戰吧！)

3.1.3. 複數包括式 -ye/-ya

此類標記《秘史》一共 183 例，能明確判定為第一人稱單數的僅 5 例，而且全部用於成吉思汗本人言語，如：

- (20) oki ber ög-üye tabdu'ar kö'ün bol-tugai. (238)
 女兒 強調語氣 給 - 第一人稱意願式 第五 兒子 變作 - 第三人稱祈使式
 (我要把女兒嫁給他，讓他做第五個兒子。)

嫁女兒是成吉思汗個人的決定，與受話人無關。這裏表達成吉思汗想與受話人拉近關係的意願。蒙古族以部族為社會單位，本句受話人很明顯不是成吉思汗部族的人，因此該語法詞尾有幫助說話人擴大認同範圍的語用意義。

《秘史》-ye/-ya 旁譯僅 20 例無“咱”字，說明在翻譯中這個語法詞尾受到高度關注。該語法詞尾表示連同說話人和受話人一起共同做某事，如：

- (21) Činggis qahan Ong qan qoyar-tur morila-ya ke'e-ldü-be. (141)
 成吉思 可汗 王 罕 兩個 - 與位格 討伐 - 第一人稱意願式 說 - 共動態 - 過去時
 (大家說，咱們去征伐成吉思汗和王罕吧。)

例 (21) 說話人和受話人不屬於同一部族，他們決定聯合攻打成吉思汗和王罕。動詞 ke'e (說) 上有“共動態”標記 -ldü。

3.2. 第二人稱祈使式

3.2.1. 第二人稱命令式 -ø³

A. 表示上級對下級的直接命令，如：

- (22) kö'ü minu Temüjin-i ötorke-n od-ču
 兒子 1 單·屬格 人名 - 賓格 快 - 聯合副動詞 去 - 並列副動詞
 ab-ču ire-ø čaga minu Münglig. (68)
 拿 - 並列副動詞 來 - 第二人稱祈使式 孩子 1 單·屬格 人名
 ((也速該對家臣說) 快去把我的兒子鐵木真帶回來，我的孩子蒙力克。)

B. 平輩之間，表示說話人對受話人的催促，如：

- (23) hünür minu hünüs-ču yabu-ø. (55)
 香味 1 單·屬格 聞 - 並列副動詞 走 - 第二人稱祈使式
 ((妻子對接親的丈夫說) 聞著我的香味快走吧。)

C. 下級對上級的直接要求，如：

- (24) basa ya'u ba kelele-gsen-i minu
 又 什麼 強調語氣 說 - 形動詞完成時 - 賓格 1 單·屬格
 esergü sonos-ø. (121)
 迎著 聽 - 第二人稱祈使式
 ((巫師對成吉思汗說) 再者，你要聽我的話。)

³ 表示零形式。



動詞詞幹直接表示的祈使句，總是表達說話人不客氣的語氣。

3.2.2. 第二人稱祈請式 -dkün/-dqun (-gtün/-ctun、-gtüd、-tükün)

A. 表示上級對下級的客氣命令，如：

- (25) *bidan-i kü-r-ge-'ül-ün qamsa-dqun.* (257)
 1 複 - 賓格 到 - 被動態 - 使動態 - 聯合副動詞 夾擊 - 第二人稱祈請式
 ((成吉思汗對派去合圍征戰的大臣說) 等候我們到達，就請夾攻吧。)

B. 說話人對受話人的客氣允諾，如：

- (26) *Merkid-ün caġar Selengge-yi nuntucla-ġu*
 種族名 - 屬格 地方 河名 - 賓格 安營 - 並列副動詞
nuntutu-ba darqala-dqun-kü. (219)
 營寨 - 強調語氣 營地 - 第二人稱祈請式 - 強調詞尾
 (允許你在蔑兒乞惕的色楞格河地方自由安營紮寨。)

C. 說話人對受話人的請求，如：

- (27) *harban quru'u-d-ıyan ha'ud-tala haċi*
 十個 手指 - 複數 - 反身領屬 磨損 - 迎接副動詞 仇恨
minu abura-n sori-dqun. (53)
 1 單 · 屬格 報復 - 聯合副動詞 試 - 第二人稱祈請式
 (即便磨掉你們自己的十個指頭，也要請為我報仇。)

D. 說話人對受話人的良好祝願，如：

- (28) *qorċila-'ul-ġu ötögle-'ül-ġü urug-un*
 帶弓箭 - 使動態 - 並列副動詞 喝酒 - 使動態 - 並列副動詞 子孫 - 屬格
urug-a kü-r-tele darqala-n ġirca-dqun. (187)
 子孫 - 與位格 到 - 迎接副動詞 自由 - 聯合副動詞 快樂 - 第二人稱祈請式
 (允許你帶弓箭喝酒，快樂、自由直到子孫萬代。)

-gtün/-ctun 應該是 -dkün 書面的文雅形式 (小澤重男 1993: 86)，而 -gtüd 是其複數形式；-tükün 有可能是這個語法詞尾的另一個變體，如：

- (29) Ögöle-čerbi-lü'e oro-csad dalan turgag-i yekes
 人名 - 官名 - 聯同格 進入 - 形動詞完成時 七十 散班 - 賓格 偉大
 turga'ud ke'e-gdün. (230)
 散班 · 複數 說 - 第二人稱祈請式
 (同幹歌列扯兒必一同進來的七十大散班，請稱作偉大的宿衛們。)
- (30) qoyar jala'us bu-i ta, üje-ldü-gtüd. (93)
 兩個 少年 存在 - 現在時 1 複 · 尊稱 照看 - 互動態 - 第二人稱祈請式
 (你們兩個少年，請一定要互相照顧。)
- (31) columta minu bü bürel-ge-tükün. (77)
 灶火 1 單 · 屬格 禁止語氣 毀掉 - 使動態 - 第二人稱祈請式
 (請不要毀了我的灶火。)

3.2.3. 第三人稱祈使式 -tügei/-tugai

3.2.3.1. 語法詞尾出現的語境

A. 用於說話人對受話人表示允許不在場的第三者做事，如：

- (32) quda kö'ü-ben möröl-kü bö-'esü od-tugai. (69)
 親家 兒子 - 反身領屬 想念 - 形動詞現在時 存在 - 假設副動詞 去 - 第三人稱祈使式
 ((鐵木真丈人對前來請鐵木真回去的家臣說) 親家如果想念自己的兒子，
 就讓他回去吧。)

B. 用於話語資訊通過中間人媒介傳達，如：

- (33) To'orinl qan ečige öter ire-tügei. (133)
 人名 可汗 父親 儘快 來 - 第三人稱祈使式
 ((成吉思汗派使臣對脫斡鄰勒汗說) 請罕父脫斡鄰勒儘快率兵前來。)

C. 用於資訊指令通過聖旨媒介傳達，如：

- (34) kebte'ul-eče de'ere sa'uri ken ber bü sa'u-tugai. (229)
 宿衛 - 離格 上面 座位 誰 強調語氣 禁止語氣 坐 - 第三人稱祈使
 ((成吉思汗聖旨) 誰也不許坐在宿衛的上首。)

3.2.3.2. 語法功能歸納

A. 說話者對不在場的第三者的命令，如：



- (35) tanas načid dardas torgad ab-u'ad Idu'ud ire-tügei. (238)
 大珠 金緞子 渾金緞子 段匹 拿 - 分離副動詞 人名 來 - 第三人稱祈使式
 ((成吉思汗對使者說) 讓亦都兀惕拿著珠子、段匹等物前來!)

B. 說話者對不在場的第三者的請求，如：

- (36) Činggis qahan-na e'ün-eče yeke nere neme-küi-yi jautau
 人名 皇帝 - 與位格 這 - 離格 大 名分 添加 - 形動詞將來時 - 賓格 官名
 nere ög-kü-yi Altan qan mede-tügei. (134)
 名分 給 - 形動詞將來時 - 賓格 人名 可汗 知道 - 第三人稱祈使式
 ((王京丞相對成吉思汗許諾) 請阿勒壇罕給成吉思汗加封比這個大的稱號，
 “招討官”名號。)

C. 說話者對不在場的第三者的允諾，如：

- (37) teyin bö-'esü Qasar ire-tügei. (184)
 這樣 存在 - 假設副動詞 人名 來 - 第三人稱祈使式
 ((王罕對前來的使者說) 既然這樣，就請合撒兒來吧。)

D. 說話者對客觀條件的許可，如：

- (38) olang či bol-tucaı, kömüldürge basa ker
 肚帶 讓步副詞 變作 - 第三人稱祈使式 扳胸 又 如何
 mültüre-kü bü-le'e. (80)
 脫落 - 形動詞現在時 存在 - 過去時
 (肚帶還可以脫落，扣有前韉的鞍子怎麼能脫落呢。)⁴

根據該詞在《秘史》中的使用語境，我們認為這個語法詞尾主要強調話語資訊來源不是行動者直接親耳收到，而是通過了一個間接媒介。除了這個核心意義，還可以表示說話者的祝願或詛咒。

E. 表示說話者的擔憂、祝願或詛咒，如：

⁴ 譯文參照阿爾達札布 (2005: 142)。

- (39) aqa de'ü-dür sayi ijilidülčen bü-küi-dür
 哥哥 兄弟 - 與位格 剛 親熱 存在 - 形動詞現在時 - 與位格
 aqa bü-tügei. (131)
 哥哥 不要 - 第三人稱祈使式
 ((別勒古台與別族人爭執受傷，怕成吉思汗替他報仇) 兄弟們剛剛熟悉，
 哥哥不要當回事。)
- (40) müngke tenggeri mede-tügei. (172)
 長生 天 知道 - 第三人稱祈使式
 (願蒼天作主！)
- (41) gagča öndegen hü'ü-tügei. (276)
 單獨 蛋 臭爛 - 第三人稱祈使式
 (這樣一個蛋，任他爛掉吧。)

這一類語法標記，旁譯一般都是“者”，也有少量寫作“著”。

總起來說，中世紀蒙古語祈使語氣形態⁵有兩個比較重要的特點：強調人稱和單複數；強調消息來源方式是直接還是間接。

4. 元代漢語祈使語氣詞

4.1. 《總譯》裏的祈使語氣詞與中世紀蒙古語的對應關係

明代初年的《秘史》總譯，有 90 處譯出了原文的祈使語氣。其中“者” 86 例，“咱” 4 例。前者對應複雜的蒙古語祈使形態；後者功能單純。

4.1.1. 者

A. 第一人稱意願式 -sü/-su、-sügei/-sucai、-ye/-ya

- (42) Činggis qa'an-na soyurqa-gda-'asu kücü ög-sü. (185)
 成吉思 皇帝 - 與位格 賞賜 - 被動態 - 假設副動詞 力氣 給 - 第一人稱意願式
 (總譯：恩賜教活呵出力者。)

⁵ 小澤重男認為另有兩個第一人稱意願式：其一 -d，他（小澤重男 1993: 114）認為該語法詞尾來源於聯合副動詞的複數。筆者認為 -d 重在表達說話人的確定語氣。其二 -'uĵiai/-'uĵiyi。筆者認為該語法詞尾表示主觀可能情態義，而不是祈使義。這兩個語法詞尾的功能另文詳細論述，本文暫不討論。

- (43) soyurqa-su⁶ Baya'ud aqa de'ü-yen čiči'ul-ga-sugai. (213)
 恩賜 - 假設副動詞 種名 兄弟 - 反身領屬 聚集 - 使動態 - 第一人稱意願式
 (總譯：(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裏)我欲要收集者。)
- (44) edö'e basa anda tungqu-ldu-ju amara-ya. (117)
 如今 又 盟友 重新 - 互動態 - 並列副動詞 相愛 - 第一人稱意願式
 (總譯：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

B. 第二人稱祈使式，包括命令式、祈請式

- (45) eje-ügei gañar-a ge-ju od-ø. (123)
 無人的 地面 - 與位格 拋棄 - 並列副動詞 去 - 第二人稱命令式
 (總譯：廢撤在無人煙地面裏者。)
- (46) olja ol-u'asu ol-učsa-'ar ab-udqun. (187)
 財物 得 - 假設副動詞 得 - 形動詞完成時 - 憑藉格 拿 - 第二人稱祈請式
 (總譯：都不許分人，盡他要者。)
- (47) öljei-ten kebte'ül minu ötögüs kebte'ül ke'e-gdün. (230)
 吉祥 - 複數 宿衛 1 單 · 屬格 很老的 宿衛 說 - 第二人稱祈請式
 (總譯：如今將這我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

C. 第三人稱祈使式

總譯祈使語氣“者”53例用來翻譯第三人稱祈使式，佔63%，如：

- (48) bosoga-yin činu bo'ol bol-tugai. (137)
 門限 - 屬格 2 單 · 屬格 奴婢 變作 - 第三人稱祈使式
 (總譯：教永遠做奴婢者。)

可見複雜的蒙古語祈使句形態，在譯文漢語中完全簡化，沒有了人稱、數、話語傳播媒介等的區分。

4.1.2. 咱

明代總譯裏這個詞僅4例，3例都對應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祈使標記 -ye/-ya，如：

⁶ 由於前後兩個音節相鄰的都是 a，因此詞尾 asu 不完整。例(50)同此。

- (49) edün törü-n bara-csan kö'ü Senggüm-i asara-ya. (174)
 這些生 - 聯合副動詞完 - 形動詞完成時子 人名 - 賓格 收拾 - 第一人稱意願式
 (總譯：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

一例對應第一人稱複數排除式，如：

- (50) soyurqa-su Negüs aqa de'ü yüyen čiči'ul-ga-suca. (218)
 恩賜 - 假設副動詞 種名 兄弟 反身領屬 聚集 - 使動態 - 第一人稱意願式
 (總譯：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內，我欲收集咱。)

李作南、李仁孝(1993)發現《秘史》裏第一人稱複數排除式 *ba*，旁譯對應漢字“俺”；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 *bida(n)*，旁譯對應漢字“咱”。我們考察《秘史》旁譯發現 *ba* 無一例外都對應“俺”，*bida* 則有“咱”“俺”兩字。*ba* 表示說話者一方，多與部族名稱連用，可以被看作一個整體，如例(16)，略等於漢語“我方”；*bida(n)* 包括說話人與受話人，他們不一定屬於同一部族，如：

- (51) ene eke bidan-u aqa de'ü üye qaya kü'un ügei ere ügei'üi
 這 母親 1 複 - 屬格 哥 弟 房親 人 無 丈夫 無
 bö-'etele ede curban kö'üd tore-'ül-bi. (18)
 存在 - 迎接副動詞 這·複數 三 兒子·複數 生 - 使動態 - 過去時
 (總譯：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個兒子來。)

這一句話的背景是朵奔蔑兒干先前生的兩個兒子無人處議論自己的母親在父親死後又生了三個兒子，說話雙方屬於同一血親，很顯然也是同一部族。總譯用“俺”這個詞對譯原文的 *bida*，強調說話雙方血緣關係很近。

- (52) qatun Börte-yi činu qari-'ül-ju
 夫人 人名 - 賓格 2 單·屬格 回 - 使動態 - 並列副動詞
 abčira-ya bida. (104)
 拿來 - 第一人稱意願式 1 複
 (咱們把你的夫人孛兒帖找回來。)

這一句話的背景是成吉思汗找父親的結拜兄弟王罕，請求一起把被蔑兒乞惕掠走的妻子找回來。說話雙方不屬於同一部族。

《秘史》*bida(n)* 旁譯為“俺”的段落共 20 段，約 30 例，兩例指稱說話雙方且受話人是成吉思汗，兩例指稱與成吉思汗爭奪草原霸權的王罕一方，其餘全部是成吉思

汗一方或他本人自稱，而成吉思汗的兒子自稱則全部用 *ba*。這證明唯有君王才有權利聚攏四方之民自稱 *bida*，一般部族只能自稱 *ba*。

從祈使語氣詞對應的蒙古語語法標記看，“者”盡可以繁亂，“咱”則比較單純，基本上對應複數包括式祈使標記 *-ye/-ya*，例（20）表明該語法詞尾表示說話人意慾擴大跟受話人之間的認同感。因此我們判斷：一個母語為蒙古語的雙語人心目中，祈使句的複數人稱，特別是包括式複數人稱是他們不能放棄的語言標識，或許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勝利的標誌。

漢語“咱”是“自家”的合音詞，用來表示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金代已見（吳福祥 2015: 29），如：

(53) 大師曰：“先生錯，咱儒釋何分別？”（《董解元西廂記》）

金代，漢語文獻中也已出現句尾祈使語氣“咱”，《董解元西廂記》中共 6 例，如：

(54) 不知他姓甚名誰，怎得個人來問咱？

(55) 繡旗底飛虎道：“驅來詢問咱！”

金的女真語與元的蒙古語都屬於阿勒泰語系，雖然詞彙 70% 以上都不同，但語法範疇大致相當，在蒙古族統治中原之前，北方漢語已經接受了祈使語氣詞“咱”。在此之前，北方還長期受到同屬於蒙古語族契丹語的影響，這個“咱”到底來源於契丹族還是女真族，已經不可考證。

“咱”表示的祈使語氣是說話人與受話人共同做事，“者”可以表示上級對下級的直接命令。因此在漢語文獻中，兩者的語用意義有差異。王紹玉、魏小紅（2016）認為“者”以表達命令為主，“咱”以表達請求為主，所論為是。

鑒於以上分析，我們認為“著”“者”“咱”是三個不同的詞，但三者語法功能存在部分重合。

4.2. “者”與“著”的關係

前文交代“著”“者”見於不同語體，不相混淆。兩者語音也不同：“著”，宕攝開口三等入聲知紐藥韻；“者”，假攝開口三等上聲章紐馬韻。但由於知、章聲母相近，藥韻、馬韻主元音都是 [a]，只有舒聲和促聲的區別，因而書寫時也常有假借。如：

(56) 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粗重物事轉換了著。”（《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王俊首岳侯狀》）

這一句是祈使句，確定語氣詞“著”顯示為祈使語氣。胡雙寶校記云：“著”，要錄本、四庫本作“者”，嶽珂本作“著”。別本異寫，因為兩者音近。

再如：

(57) 既是明日要去，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者。（《西遊記》第八十一回）

(58) 糊猴，你且住了，等我去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西遊記》第六十回）

這兩例“者”可以看作是時間助詞，分別表示捉了妖精之後，去朋友家赴會回來之後的時段，是語氣詞“著”進一步語法化的結果。也可以看作語氣詞“著”在祈使語境下表祈使語氣。因此“者”是“著”的假借字。

4.3. 元代漢語文獻中的祈使語氣

“者”唐宋時代多見於公文語體，元代除了出現於公文語體，也出現在口語中。

4.3.1. “者”適用語體

“者”元代公文語體中多見，如：

(59) 白話碑文：委付來底和尚每底頭兒、城子裏底官人每一處同共理問歸斷者。
（1268年登封少林寺聖旨碑）⁷

元代直譯體中表示祈使、命令的語氣詞，一般也是用“者”：

(60) 大使錢的勾當休做著，小心依著法度行者。（《孝經直解》，《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元代明代卷）

(61) 安排棺槨和就裏的衣服，覆蓋著好者。（《孝經直解》，《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元代明代卷）

具有“漢兒言語”特色的《原本老乞大》（祖生利 2011）兩萬字語料中，“者”共 145 例，其中 90 例都是祈使語氣詞，略舉兩例：

(62) 尋個好乾淨店裏下去來，歇住頭口者。

(63) 你是牙家，你算了者，該多少？

⁷ 例取自李崇興、祖生利、丁勇（2009: 155）。

“者”在元代純漢語文獻中，用法比較單純。《元刊雜劇三十種》裏共 32 例，全部都是祈使語氣，略舉幾例：

- (64) 俺父母多宗派，您昆仲無枝葉，從今後休從俺爺娘家根腳排，只做俺兒夫家親眷者。（《拜月亭》第三折）
- (65) 拿著那漢者！這人大膽！（《氣英布》第一折）
- (66) 來，來，來，好生的送我到船上者！咱慢慢的相別！（《單刀會》第四折）

由此看來，前代見於公文的曉諭語氣詞“者”，元代已經不限於口語還是文言，也不限於直譯體還是純漢語文本。它成為適用面非常廣的語氣詞。

4.3.2. 元代“者”語法功能

元代祈使語氣詞用字為“者”，很少看到“著”。主要原因“著”用於翻譯蒙古語並列副動詞標記 -jü/-ju。蒙古語動詞的连接形式副動詞，表示多個動作之間的時間或邏輯關係。祖生利（2002）認為漢語“著”是體助詞，也可以並連兩個以上的動作，功能上說，與蒙古語並列副動詞很接近；讀音上也非常接近。宋金時期，漢語“著”已經有這種用法，如：

- (67) 哭著告，告著哭，也不敢放聲高哭。（《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劉知遠諸宮調》）

由於這個原因，“漢兒言語”裏“著”和“者”的分工就很明顯，如：

- (68) 咱每眾人邀當著拿住者。（咱們大家阻擋著把馬逮住。）（《原本老乞大》）

前一個“著”助詞持續義，這裏表伴隨狀態；後一個“者”表祈使語氣，兩者不混用。

“者”繼承上古漢語，表示曉諭語氣，用於公文語體，元代聖旨之中皆為“者”，書契合同中也使用“者”，如：

- (69) 恐後無憑，故立此契為用者。（《原本老乞大》）

這裏“者”表曉諭語氣，跟唐宋公文語體一致。

前文交代“者”的適用面很廣，它的語法功能比照前代也自然擴大了，以《原本老乞大》為例：

- (70) 你道的是者。(你說得非常對。)
 (71) 朋友每若困中無盤纏呵，自己錢物休愛惜，接濟朋友教使者。
 (72) 鋪陳整頓者，房子裏搬入去者。

例(70)用於陳述語境，表示確定語氣；(71)用於陳述語境，但同時表示對人的勸誡，可以看作確定語氣，也可以看作祈使語氣；(72)要求對方做事，表示祈使語氣。說明元代祈使語氣“者”吸收合併了唐宋“著”字功能。

“者”還可以作時間助詞，表示某事件之後，如：

- (73) 刷了鍋者，燒的鍋熱時，著上半盞清油……
 (74) 歇住頭口者，暫時間卸下行李來，吃幾盞酒便過去。

這一語法功能是確定語氣詞“著”的語法化結果，卻不可能是曉諭語氣“者”語法化而來。只有“告訴別人做某事”這類小句位於複句的時間狀語位置，才能發展出“時間助詞”這樣的意義。“刷了鍋者”“歇住頭口者”，都在複句的小句位置，表示時間段。

由於元代“者”作為時間助詞總是處在從句末尾，就進一步語法化為停頓語氣詞，如：

- (75) 那般者，我借去。

由此看來，原來的曉諭語氣詞“者”，不僅合併了唐宋口語語體確定語氣詞“著”的功能，還發展出時間助詞和停頓助詞的意義。

4.3.3. 元代“咱”

《原本老乞大》可能有方言特點，“咱”僅出現1例：

- (76) 你有甚麼主見？你說我試聽咱。

如前所述，元代翻譯文體將祈使語氣“咱”看作第一人稱複數形式。這個詞被吸收到漢語通用語裏，功能卻非常複雜。《元刊雜劇三十種》“咱”共49例，除去三個校勘增例，其中22例表示祈使、請求等語氣，如：

- (77) 兀那酒務兒裏，著孩兒去灶窩兒裏向把火咱！（《冤家債主》第二折）
 (78) 眾將軍每，小心在意咱！（《博望燒屯》第二折）
 (79) 郎中，仔細的評這脈咱！（《拜月亭》第二折）

例（77）表示祈使語氣，例（78）表示提示語氣，例（79）表示請求語氣。

17 例，表示說話者的主觀意志，為確定語氣，如：

(80) 怕你不信，交你看咱。（《東窗事犯》第四折）

(81) 他既賴了我的恩養錢，你看我折底罵一場出怨氣咱！（《冤家債主》第二折）

(82) 是個廟宇，且入去避雨咱。（《魔合羅》第一折）

“咱”表示確定語氣，應該是受到元代同義功能詞“者”的影響。另外還有 7 例表示話語間的停頓，如：

(83) 你要我饒你咱，再對星月賭一個誓。（《調風月》第三折）

(84) 我試看咱：一葉丁寧送客歸，翠毛修竹苦相依。（《竹葉舟》第三折）

(85) 我問師父咱：與的是？不與的是？（《任風子》第三折）

“咱”為停頓語氣，引發後面的條件從句，如例（83）；賓語從句，如例（84）、（85），這種用法類似於前文所述《原本老乞大》“者”。很顯然元代漢語通用語祈使語氣詞“者”和“咱”，比譯文語體用法複雜。這些多義功能的獲得，並不完全是蒙古語影響的結果，它們與漢語自身的發展以及同義詞間的相互影響也密切相關。

4.4. 明代漢語的回歸

明代漢語向著唐宋用法回歸。明初的《逆臣錄》“咱”1 例也沒有，祈使語氣用“著”不用“者”。如：

(86) 有景川侯回說：“我家也有些軍器，無的關與他用，你每擺佈得好著。”

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制定了禁止蒙古語的語言政策。《逆臣錄》為朱元璋時期審查藍玉叛黨的口供記錄，有江淮官話特色（晁瑞、丁媛媛 2013），祈使語氣詞與元代有差異，可能是江淮官話受蒙古語影響較小的反映。

中後期《西遊記》語氣詞“著”19 例，如：

(87) 你都站開，等我再叫他變一變著。（第三回）

(88) 悟能，你仔細著。（第七十四回）

(89) 你管他怎的，且顧了自家的病著。（第八十一回）

這幾例都是確定語氣“著”見於祈使句，顯示為祈使語氣。

《西遊記》中還有公文語體“者”，書中有兩例榜示：

- (90) 稍得病癒，願將社稷平分，決不虛示。為此出給張掛，須至榜者。（第六十八回）
- (91) 為此出給榜文，仰望十方賢哲，禱雨救民，恩當重報。願以千金奉謝，決不虛言。須至榜者。（第八十七回）

明代“者”用法與唐宋時期一致，僅限於公文語體，“著”也限於口語，確定語氣，在祈使句中顯示祈使意義。與元代用法大為迥異。

5. 結論

漢語文獻表示祈使語氣的“者”“著”“咱”是三個不同的詞。語音不同，來源也不相同。第一個來源於上古漢語句尾的傳信語氣詞“者”；第二個來源於持續體標記“著”。第三個則與阿勒泰語言有關。中世紀蒙古語祈使句有複雜的形態標記，除了表示祈使語氣，還要照顧句子的一致關係，如人稱、數。翻譯為漢語，則不得不顧此失彼，“者”僅表示祈使語氣，不管人稱與數，也不管話語傳播媒介，由於“著”對譯蒙古語的副動詞詞尾，“者”合併了前代“著”的語法意義，並發展出停頓語氣義；“咱”雖然一開始與人稱相連，在漢語通語中也僅表示祈使語氣，且很快被同義功能詞“者”同化。

明代以後，漢語重新恢復“著”與“者”的區分，前者用於口語，後者見於公文語體；“咱”則從官話文獻中消失。⁸

鳴謝

專案基金：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案“明代江淮官話語法研究”，編號 14YYB003。國家語委重點項目“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編號 ZDI125-46。感謝本刊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

參考文獻

Aerdazhabu (阿爾達札布). 2005. *Xinyi Jizhu Menggu Mishi* 新譯集注《蒙古秘史》 Huhehaote: Nei Menggu Daxue Chubanshe 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⁸ 語氣詞“咱”方言中仍有存留，如邵陽方言（李小軍 2012）。明代整理的《元曲選》裏也有語氣詞“咱”，在無蒙古語影響的狀況下，再次發生演變，語法功能有別於元代。筆者另文論述。

- Chao, Rui (晁瑞) & Yuanyuan Ding (丁媛媛). 2013. *Nichenlu* Jianghuai fangyan ci zhuyuan qian “shi” de yufa xingzhi 《逆臣錄》江淮方言詞主語前“是”的語法性質 *Guangxi Mingzu Shifan Xueyuan Xuebao* 廣西民族師範學院學報 30(5).84–87.
- Li, Chongxing (李崇興), Shengli Zu (祖生利) & Yong Ding (丁勇). 2009. *Yuandai Hanyu Yufa Yanjiu* 元代漢語語法研究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Li, Xiaojun (李小軍). 2012. Shaoyang fangyan yuqici “za” “a” de bihua bieyi 邵陽方言語氣詞“咱”“啊”的鼻化別義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32(4). 99–101.
- Li, Xiaojun (李小軍) & Yaoxiang Cao (曹躍香). 2011. Yuqici “zhe” de xingcheng ji xiangguan wenti 語氣詞“著”的形成及相關問題 *Ji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44(6). 118–122.
- Li, Zuonan (李作南) & Renxiao Li (李仁孝). 1993. Lun hanyu diyi rencheng daici de fazhan he Mengyu dui ta de yingxiang 論漢語第一人稱代詞的發展和蒙語對它的影響 *Neimenggu Daxue Xuebao* 內蒙古大學學報 4. 55–64.
- Liu, Qi (劉淇). 2004. *Zhuzi Bianlüe* 助字辨略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 中華書局.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4 [1941]. *Jieshi Jingde Chuandenglu zhong zai zhe er zhuci* 解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 In Shuxiang Lü (呂叔湘) (ed.), *Hanyu Yufa Lunwenji, zengding ben* 漢語語法論文集 (增訂本), 58–72.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Wang, Shaoyu (王紹玉) & Xiaohong Wei (魏小紅). 2016. *Xinjiao Yuankan Zaju Sanshizhong zhong qishiju mo yuqici shiyong tedian fenxi*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祈使句末語氣詞使用特點分析 *Lesh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樂山師範學院學報 31(1). 50–53.
- Wu, Fuxiang (吳福祥). 1996. *Dunhuang Bianwen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Changsha: Yuelu Shushe 長沙: 嶽麓書社.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5. *Jindai Hanyu Yufa* 近代漢語語法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Xiaoze, Zhongnan (小澤重男). 1993. *Menggu Mishi Yufa Jiangyi* 蒙古秘史語法講義 Dongjing: Riben Zhushi Huishe Fengjian Shufang 東京: 日本株式會社風間書房.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04. Lun xiandai hanyu fangyan qishi yuqici “zhe” de xingcheng 論現代漢語方言祈使語氣詞“著”的形成 *Fangyan* 方言 4. 311–323.
- Yu, Zhihong (余志鴻). 2003. *Menggu Mishi zhiyiti hanyu houzhui “za” ji qita* 《蒙古秘史》直譯體漢語後綴“咱”及其他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5. 20–24.
- Yuan, Yulin (袁毓林). 1993. *Xiandai Hanyu Qishiju Yanjiu* 現代漢語祈使句研究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Zu, Shengli (祖生利). 2002. Yuandai baihua beiwen zhong zhuci de teshu yongfa 元代白話碑文中助詞的特殊用法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90(5). 459–472.
- Zu, Shengli (祖生利). 2011. Guben *Laoqida* de yuyan xingzhi 古本《老乞大》的語言性質 In Zhongguo Shehui Kexue Yuan Yuyan Yanjiusuo *Lishi Yuyanxue Bianjibu*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編輯部) (ed.), *Lishi Yuyanxue Yanjiu*, disi ji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四輯), 17–53.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On the Morphological System of Imperative Mood in Middle Mongoli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mperative Particles in the Yuan Ming Dynasty

Rui Chao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two modal particles, ZHE (著) and ZHE (者). The former was found in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used as a modal particle showing determined mood or expressing imperative mood; the latter was found in official documents giving explicit instructions. ZHE (著) wa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aspect marker ZHE (著), while ZHE (者) from the modal particle in the end of the sentences, which played the role of determined mood. Imperative sentences in the middle Mongolian were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 morphological forms which acted as imperative mood markers, as well as agreement markers, such as person, number etc. These roles couldn't be fully transmitted when they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or instances, ZHE (者) loses its roles of person, number and discourse markers, only acting as an imperative mood marker. In the Yuan Dynasty, ZHE (著) was translated as a suffix of converb in Mongolian, while its other functions were merged by ZHE (者). ZA (咱) firstly played the imperative role as the first person plural of the imperative marker in middle Mongolian, but was assimilated by its synonym ZHE (者) later. After the Ming Dynasty, the distinction of ZHE (著) and ZHE (者) was restored.

Keywords

imperative sentence, imperative mood, morphological markers, language contact

通訊地址：江蘇 淮安 淮陰師範學院 文學院

電郵地址：chaorui99@163.com

收稿日期：2018年3月15日

接受日期：2019年5月23日